

# 天台思想的一念三千（下）

聖嚴

並且，此一念既不在三千之後，也不在三千之前，三千也不在一念之前或一念之後。若謂由一心而生三千，便墮於縱過；若謂三千於一時具於一心，又墮於橫過，當離縱橫並別之過，唯是一念即三千，三千即一念。因其既不是二物相合之即，也不是背面相翻之即，乃是當體全是之即。三千無盡之諸法，全在吾人的剎那一念心，即空即假即中。五陰之身和所依的國土，也和此一念心相同。因此，六祖荆溪，在其「止觀輔行」卷五之三，說了惡國土的十如、善國土的十如、無漏國土的十如、佛菩薩國土的十如，並謂：「土雖差別，不異寂光。寂光雖寂，不異諸土」⑨。

由於三千諸法在於剎那一念，便構成了三諦圓融的理念，也就是說，當在成道之時，此一本有之理，即能以一身一念而週遍法界，顯現三千即空之德，便成般若；顯現三千即假之德，便成解脫；顯現三千即中之德，便成法身。也就是開示悟入三德之秘藏了。

已如前述，一念三千之說，乃是天台大師晚年的思想結晶，唯到摩訶止觀，方始開演出來，在此之先完成的「法華玄義」卷二上，以及「法華文句」卷二上等處，雖已論及十界十如的互具互融，但尚未及三千之說。此在荆溪湛然的止觀輔行卷五之三，也作了如下的論述：

「大師於覺意三昧，觀心食法，及誦經法，十止觀等，諸心觀文，但以自他等觀，推於三假，並未云一念三千具足。乃至觀心論中，亦祇以三十六問，責於四心，亦不涉於一念三千。唯四念處中，畧云觀心十界而已。故至止觀，正明觀法，並以三千而為指南，乃是終窮究竟極說」⑩。

這是荆溪大師對於天台大師，在觀心思想體系上的發展過程，所作的源流追索。但是，智者大師，何以在晚年之際發現了這麼一個重要的思想呢？這恐怕與「華嚴經」有着極大的關連。甚至可說，他在摩訶止觀所示十乘觀法的第一觀不思議境，述及的

一念三千，已很明顯地表露着，是依照華嚴經而自行組織成功的。他說：

不可思議境者，如華嚴云，心如工畫師，造種種五陰，一切世間中，莫不從心造」⑪。

可見，智者大師的一念三千思想，固然有其十界十如，互具互融的先驅思想前為之前導，也有龍樹、慧文、慧思等先輩思想的引發，然其對之組合而成一貫的一念三千之說，不能不說是以華嚴經「唯心偈」為其主導了。這是根據晉譯華嚴經第十夜摩天宮自在品所說：「心如工畫師，畫種種五陰，一切世界中，無法不造作，心如佛亦爾，佛如象生然，心佛及象生，是三無差別」。這個唯心偈，曾被智顛再三地引用。依照智顛對於此偈的理解來看，其中所說的佛，是佛界，象生是除佛之外的其餘九界，而此象生及佛的十法界，即為一心之所造作，所以產生了一念即具界的思想。又以心、佛、象生，三無差別，故而產生了十界具於一界的思想。再以法華經的十如相乘，便唱出了一念三千的教義。

其實，這個天台思想，純粹是中國的產物，即以法華經的十如是而言，在已發現的梵文本中，並沒有十如之說。假如漢譯本的十如是，係出於異本敷衍的話，便無法構成十如之說，充其量祇可形成一念三百之說了。

但是，天台大師，能發前人之所未發，釋迦也曾表示，他所已說之法如爪上塵，他所未說之法，如大地土。智顛既係依據經論，組織而成的特異法門，自亦宜與尊敬，如同佛說。所以代表天台教學的三諦圓融、十界互異、百界千如、以及最後的一念三千等說，自古即受到學者們的重視。尤其不易的是，這是一套先後一貫，相互關連的哲學性的體系化的學術思想，各別雖自成單元，但却基於同一個原理，形成了天台宗的十界互具、百界千如、一念三千的法界觀。

再予以追索的話，十界之說，是依據華嚴經十地品而來。所

謂十界互具，即是從地獄界乃至佛界的每一界中，無不同時具足其他的九界，十界雖然各別有其界限，但也同時內具十界的全體，自成一個內在的小宇宙。由於十界各各有其互具的關係，故成爲百界，再由百界千如的宇宙，開爲一念三千的宇宙；在一念心中，即其全體的法界。

若照日人安藤俊雄博士的看法，也說此一思想，和華嚴經有關，但他是說，智者大師借用了華嚴經第三會「初利天宮會」（十住會）的初發心菩薩功德品而來<sup>⑫</sup>。因在該會的經文之中，闡說在無論怎麼微細的一物之中，即其無限廣大的世界，一念之中，當然也具一切了，華嚴經的教說，是在說示初發心菩薩的功德，而此被智顛借用之後，即成了摩訶止觀之中名爲一念三千的不思議境之內容<sup>⑬</sup>。這一推論，乃爲一念三千之說，找到了華嚴經背景的另一個根據。

然而，又有一位現在的日本學者佐藤哲英博士，竟把一念三千之說，疑爲非出於天台大師本人所說，而是摩訶止觀的筆授者灌頂章安的思想。他的理由是，另有一部「觀心論」，爲智顛入寂之前，最後所授，灌頂對於此書，著有五卷的「觀心論疏」，加以註釋，其中引用摩訶止觀之處極多，雖亦強調了十界百如和百界千如，竟然未有一言半句涉及一念三千。佐藤氏因此提出疑問，認爲智者大師於開皇十四年在玉泉寺講說摩訶止觀之際，可能尚未及於一念三千之說<sup>⑭</sup>。

假如說「觀心論疏」所依用的摩訶止觀，是其原初的形態，想其尚未完成一念三千之說，因此，與其說一念三千是出於智顛的講說，倒不如說一念三千的完成，是出於灌頂章安的功績了<sup>⑮</sup>。章安在對摩訶止觀的整理修治的過程中，以自己的思維，完成了一念三千之說；到了六祖荆溪，盛講摩訶止觀，在天台學徒之間，引起了深遠的關心，乃至使此一念三千和三諦三觀，形成了天台學派的中心教義，而加以研究<sup>⑯</sup>。

這種疑問和推論，當然是學術精神的表現，既有人提出問題，即應注意考察，若能提出反證，將之推翻，便可使得這一思想，更加出色，即使不能提出反證，縱然被公認爲灌頂的功績，也

無損於天台大師的偉大，更不會影响到一念三千說的價值。其實，縱然摩訶止觀的一念三千，是出於章安的功績，在「法華玄義」卷上之三，天台大師解釋妙法二字的條下，說明華嚴經的遊心法界之文時，已經有了如下的思想：

「又心遊法界者，根塵相對，觀一念心，於十界中，必屬一界。若屬一界，即具百界千如。於一念中，悉皆備足。此心之幻師，常於一日夜，造種種衆生，種種五陰，種種國土。所謂地獄，假實國土，乃至佛界，假實國土，行人自選擇，可從於何道<sup>⑰</sup>。」

照這一段文字看來，一念三千之名，雖未見於摩訶止觀以前的天台著述，它的內容，可說已在法華玄義中表現出來，因在其中已經述及十界、百界、千如、一念、三種世間了，何以要待灌頂章安來爲之完成呢？

總之，一念三千思想，是智者大師晚年的東西，乃是對於一心三觀的思想，更進一步的圓熟<sup>⑱</sup>，此一思想，也就成了天台學派思想史中心：由智顛向上推溯，它是最後的結果；由智顛向下演變，它是源頭的活水。

註：①大正藏四六·一頁上欄。

②望月氏「佛教大辭典」四四九四頁上欄。

③安藤俊雄氏「天台學根本思想及其開展」一一頁。

④有關此一問題，筆者已在拙作「大乘止觀法門之研究」一書的第二章第三節，作了詳論。中譯本已於海潮音月刊連載發表，不妨參考其五十二卷十月號十一至十四頁。

⑤關口眞大氏「天台小止觀之研究」一七四及一七五頁。

⑥大正藏四六·四六七頁上。

但據「天台小止觀之研究」一四七至一七五頁的諸本對照，在此所引起信論的前後計二百三十六字，於「日光山輪王寺天海藏古鈔本」，「上野寬永寺藏寫本」的小止觀，以及「圓覺經道場修證儀」的所引，均未發現。

⑦法藏撰·大正藏四四頁。

⑧大正藏四六·五四頁上。

⑨大正藏四六·二九三頁下。

⑩同上二九六上。

（下轉第43頁）

妳我互握着手，彼此相視無言，面對着河裏雙雙對對的鴛鴦發出會心的微笑。「笑什麼？」妳不答的拾起一塊巧小的鵝卵石，順手拋向河中，鴛鴦從容的游開又復回，可能妳投擲的速度、用意被牠們猜中了吧？頓時一陣泡沫霎時即逝。人生真的像泡沫一樣，那麼也得有個製造泡沫的人，以及善于欣賞它的良伴，這種短暫如曇花一現的泡沫，縱然留不下什麼，也是值得的。

我不希望妳爲我留下什麼，我只願爲妳貢獻什麼。留下的可以看到、聽到、買到，惟有看不到、聽不到、買不到的，可以維護我心靈的健康，人生的向上，益發對妳產生嚮往的力量，像河流入海、舉石下墜、鴛鴦嬉水，完全是出之勢所必然。

我倆在一起，最能欣賞妳的笑意，妳也最會瞭解我的忠誠不二，彼此的「愛」，在心裏，在行動、在事實。

從軟綿綿的草地上抱起妳，彼此互相整衣，踏上歸程，將「柳絮寄情」的事告訴妳。

「真的嗎？」

「真的，」

「你怎樣這樣呢？」

「這樣有什麼關係。」

「會使我難過的睡不着的啊！」

秀蘭，妳這個鍾情的人，霎時從輕鬆變成嚴肅。我採了柔柳絮，放到妳的口袋；妳折了一枝麥穗，放在我的手中。我擎着它，妳帶着它。

妳說：

「兵連禍結的年頭，雖處咫尺，見面不易，你是男人，說不定早晚會遠走高飛。」

就這樣，好似晴藍的天空，罩上一片烏雲，我拍下妳的肩說：

「縱然有遠走高飛的一天，也是在未知之數呀！」

「如果真的離開家園，要自己保重身體，凡

百謹慎，吃得苦中苦，方爲人上人；在我想像中，未來的你，比現在更好——患難出英雄。」秀蘭說到此處，流下了感傷的眼淚，幾乎泣不成聲。

「從今天開始，不管是在家或離家，以此麥穗爲榜樣，犧牲自己生存的權利與價值，以謀他人更多的利益與幸福，此心永生不渝。」說完，我便把麥莖去掉，穗子揉合一下，埋在腳下的田裏。

「表哥呀！爲了我們的將來，暫時的小別，或永久的分離，我都能潔身自愛，等你回來。柳絮隨時帶在身上，以示不忘藉求溫暖。」空流淚是沒有用的，把握機會叮囑妳一番，在我離開之後，妳好堅強的與苦難搏鬥，生存下去。苦盡甘來，我們珍重再見。

秀蘭：自從分手以來，由於初次涉世，我輕微的被五花六色的不同環境誘惑過。感情深摯，母教嚴厲。源遠流長，小小的阻撓，並不能使之改道移轍。在一個昏沉的夜裏，我會伏在海邊，祈求上帝祐妳平安；也會跪在佛前，爲妳禱告過生日快樂。海角天涯，惟有藉精神、信仰和記憶來克服物質、環境和人力上的各種限制。

九淵先生說：「大冬之寒，可以推爲而大夏之暑。」彼此久別相思，無時或釋。時代既然偷偷摸摸的把造物分散，當然就能公公開開的把裂痕縫合，勢之所趨，莫之能禦，潮流已在醞釀，妳靜靜的等待吧！

人生於天地，正像鴛鴦嬉水，原不足道，它——時代——之叫人分散，正如當初的把小巧的鵝卵石，順手拋向河中一樣，「鴛鴦從容的游開又復回。」這不過是呼吸之間，以歷史的眼光視之，二十年三十年的分離不過一瞬。

久別重逢，爲期不遠，麥穗落地，我已犧牲不少；柳絮在身，妳亦嚐盡人世冷暖！  
民六十年，六月十一日於台北存養齋。

(上接第9頁)

- ① 摩訶止觀卷五上，大正藏四六·五二頁下。
- ② 安藤俊雄氏「天台學根本思想及其開展」一五三頁。
- ③ 全上一五六及一五七頁。
- ④ 佐藤哲英氏「天台大師之研究」三九〇至三九一頁。
- ⑤ 同上四〇〇頁及六八二頁。
- ⑥ 同上三九一頁。
- ⑦ 大正藏三三·六九六頁上。
- ⑧ 關口眞大氏「天台小止觀之研究」一三六、一三七、一四〇頁。

民國六十一年五月十六日中文稿完成

## 稿約

- 一、本刊園地公開，歡迎投稿。
- 二、凡佛學論著、譯述、講座、教制改進，學佛心得，以及哲學思想，生活小品，名人傳記，評介、散文、小說、美術、劇本、詩詞等，富有教育性，啓發人性，導人向善者，皆所歡迎。
- 三、請勿一稿兩投，來稿請用有格稿紙繕寫清楚，並用新式標點。
- 四、凡蓄意攻擊，譏諷漫罵，破壞性的文稿，恕不刊載。
- 五、凡來稿本刊有刪改權，其不願者請註明。
- 六、來稿一經發表，暫贈本刊作爲酬謝。
- 七、來稿請用真實姓名，發表時筆名聽便。
- 八、來稿請寄：香港九龍深水埗醫局街一七六至一七八號內明雜誌社編輯部收